

孤苏城 著

大时代

没有不合理的时代，只有不合理的心态

深度还原房地产界的**生存故事** 原景展示商战博弈的“**残酷真相**”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大时代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时代 / 孤苏城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21-0819-4

I . ①大… II . ①孤…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6735 号

大 时 代
孤苏城 著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84 千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819-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子

罗州是个滨海老城，法海寺位于罗州城内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路上，寺院是个千年古刹，始建于五代十国，历史上曾为鼎盛大庙，一度被改为道观与私人别墅，几经兴废，香火在断续中绵延。

山门两边有修竹茂林，使人入门即绿意浅沾，凉意轻抚。取中直行，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阁、弘化楼如模子般渐次印出。

寺内游客稀少，香火寂寥。

边西已在寺里兜了一圈，想看的都看了，呆滞许久，却又不愿拔脚。

不觉踱到大悲阁，见有香客求签问卜，有人驻足围观，边西下意识地也站在一边看热闹。

许是上香不够，菩萨居然丢了个中下签，解签和尚自不给面子。香客急了，待第二遍上足香火，跳出来了上上签，和尚转眼变得和颜悦色，签意自然让香客心花怒放。

边西忍不住笑了，他觉得自己的笑容似乎很僵硬。

旁边有两道锐利的光射来，无恶意，却灼人。边西转头，是个脸色安详的禅师，举手投足不疾不徐，眼眸明亮如镜。

“势利了，对吧？”边西与他一同跨出大悲阁时，禅师仿佛自言自语。

边西摇摇头，并不想开口。

“先生刚遇一场无妄之灾？”

边西怔怔地望着他：“你看相？”

禅师并不作答，眼神悲悯。

边西发觉自己头脑渐渐走神，他奔到走廊边，找凳子坐下，前些天的一幕泛起，硬生生地把眼前心思拗断……

那是一只黑色流浪猫，正蹲在街边杂货店的凳子上，还盯着啤酒泡沫的目光忽然变得局促不安。

猫背微微弓起，眼光幽蓝。

边西觉得奇怪，他顺着猫的视线看去，对面二楼窗户有团光影在爬。边西嘟哝了句，这么晚了谁还和野猫一样，夜猫子。

已三瓶啤酒下肚，边西那时知道到了临界点，再喝下去会醉的。但酒到了这种状态，能体验到悬崖边上兜风的快感。再喝一瓶酒就不喝了，不喝不喝，边西趴在柜台上自言自语。

夜已深，街上行人无几，杂货店老板是个瘸腿老人，他善意地说了句：“小伙子，早点睡啊，明天还要上班呢。”

那是罗州东边的城乡接合部，村头有几棵大榕树，主干道是条老街，街道两边多是新翻修的四五层楼民宅，间杂些破败的老房子，地面是光滑的青石板路。边西租住在附近一处民房，平时常来这家杂货店购买零用品。许多住在周边的小白领都喜欢这只老在附近徘徊的黑猫，大家来小店买东西时，也会给猫带点吃的。

三楼也亮了，光影闪动，翻滚。黑猫噌的跳上啤酒箱顶。不会是着火了吧？边西一惊。

应该不是，如果真着火了，不会只我一个人看到。提醒一下？和店老板说一声？干吗多事呢？还嫌麻烦不够？你就喜欢管闲事，人家家里着火，自己还会不知道？边西自问自答。有了不惹麻烦的理由，边西闭上眼睛，斜倚墙壁，抓起酒瓶又灌了一大口。

店老板擦完柜台又走进里间收拾东西，仿佛总有忙不完的事。“你在做什么，怎么有股烧焦的味道？”边西半眯着眼说。“没烧什么呀，是呀，怎么有股焦味呢？”店老板吸着鼻子，脸色紧张地四处查看。“对面怎么了？”边西看到窗户冒烟了。“啊，起火啦。”店老板大喊。

原来那楼真的着火了，现在火势已从二楼蔓延到三四楼。

一楼有个老太太穿着睡衣蓬头垢面跑出来，“救火啦！”老人惊恐地大喊。后面跟着个穿大裤衩的老汉，他刚出来又要钻进去，说是搬点东西出来，老太太一把拽住骂他不要命了。店老板跑回厨房刚端了盆水出来，见对面楼房已浓烟滚滚，他一下傻眼了，手臂发抖，脸盆里的水不断溅落。两个路人见状急忙打电话报警。三楼有人醒来了，是租住这里的白领，他们打开阳台门窗，抓住防盗网用力摇扯了几下，便转身冒着火势往楼道跑。跑出来的老汉和老太太站在路中间大喊：“四楼的孩子们快起来，着火了，四楼的快起来！”

一些没睡的邻居起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有的打电话报警，有的跑回楼里搬东西。店老板扯着边西说一起去喊醒邻居们。边西一甩手，呆呆望着店老板，眼睛发直，嘟哝了句自己也听不清的话。店老板狠狠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良心都丢了？”说完瘸着腿一家一家拍门去了。

边西心里麻花般拧紧，腿却一动不动。他对自己说，这样不对，我应该起来帮助救火、救人。可是，我帮助人家，能得到什么呢？万一人家栽赃我怎么办？这种场合应该不会吧？但不到最后谁知道会怎样？刚站起，又坐下。一楼跑出几个房客。邻居们大呼小叫。警灯旋转，警车开来了。四楼的几个上班族陆续跑到阳台，楼内火势熊熊，他们已经无法从三楼往下跑了。火光映红了他们惊恐的脸。老太太和老汉大喊，你们往屋顶跑啊。火光四处乱窜，胶臭味充满了街道。浓烟弥漫。突然一阵闷响，空气一阵摇晃，无数玻璃碎片噼里啪啦四散飞溅。情急之中，边西弯腰钻到桌子下。

猫惨叫一声，迅速蹿上窗台，不见了。

不远处传来老太太嘶哑的哭声，楼内的瓦斯爆炸了。

“福建虽有福，闽人在家却是一条虫。”边西盯着禅师的唇，确认是对他说话。禅师在拜佛，嘴里却没在念经。边西暗暗好笑，脸上却没流露丝毫。

据传法海寺的和尚修行都很深，卜卦、测梦在罗州一带名气很响。边西心里一惊，这句话近来一直萦绕脑中，难道这禅师真的能算心？

“看相，多少银子？”边西随口问道。

“你认为自己值多少？”禅师眯着眼反问。

“你说说。”边西突然有了兴趣。

禅师伸出了一个巴掌。

“五百？”边西故意把价码翻上了几倍。当年的罗州，像这种看相顶多一两百，三五百已是极限。

禅师摇了摇头。

嫌多还是嫌少？边西一时断不准，从禅师漠然眼神中读出，似乎只高不低。

“五千？”

禅师走到花坛边，在一把石椅上坐下。边西跟过去，也在边上坐下。

“禅师法号怎么称呼？”边西想缓和一下气氛。

“贫僧镜海。”禅师淡淡。

“失敬了。”边西搭讪道。

“请问施主姓名、贵庚？”镜海禅师轻言细语。

边西心下疲乏，悄声报上名字与生辰。镜海低眉。

过了半晌，边西问道：“师傅，不知我命如何？”

次日，《罗州日报》报道，在这起火灾事故中，大片民房被烧，一个家庭小作坊瓦斯爆炸，损失惨重，有六人因无法逃生而死亡，其中一个杂货店老汉因救火受伤，抢救无效于凌晨身亡，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边西手指颤抖着看完报纸。

火灾第一时间，自己已经发现了，为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拖再拖？喝多了？未必见得！

一团团浓烟，火光冲天，瓦斯爆炸，迸裂的玻璃碎片……白天黑夜，清清楚楚，不断回溯，反反复复毒蛇般撕咬记忆。不愿说给人听，也没有人愿意听。铮铮丁丁！丁丁铮铮！是谁在头脑里伐树？砍倒记忆，砍倒情绪，砍倒长身上的眼耳鼻舌。为什么这是一个叫边西的人想的说的做的？是吧？就是！火苗蹿起时，连一句提醒的话都这么怯懦？如果及时扑救，或许那些年轻生命现在还走在天穹下阳光中。瘸腿的店老板，平时对人那么和善，也没了。老人能上天堂吧？应该会，会的，上苍是会保佑好人的，起码路上会给他一个结实的拐杖。

是的，你没有害人，那些人却因你的一念之差丧生了。你是第一时间发现火

灾的人，这时刻怎么会给你这种人呢？说不清，说不清。不，是作孽。

无法清醒的脑袋，看不清的世事，只得借一场又一场的酒来逃遁。那些醉生梦死的浮沉里，人世的一切，竟也可以如此遥远，沉重的肉体，竟也可以如此轻盈。

“你的三才、五行，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组合。”镜海禅师缓缓道来，“你生来五行并缺水火，天生命弱，本应夭折，而你名字中的三才，却非水即火，能弥补先天缺陷，命硬，却多波折。”

“若命真如此，算与不算，不是一个样？”边西说。

“众生平等，没有贵贱，亦无好与不好。”镜海禅师说，“不过，执迷不悟的生命却一文不值。”

“大师，就是说我在一文不值了？”

“你离一文不值还有距离。”

“那是那是，可一文又是什么？”

“离一切分别网，超一切障碍山。”

“我有种晕船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

“看见一文，即见生命的秤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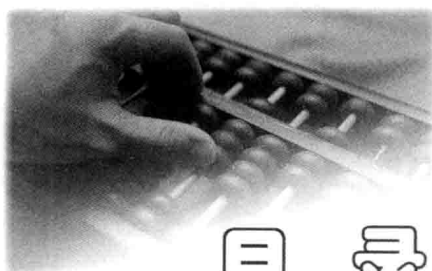
“那您说的是秤砣了？”

“施主能观心。”

“我究竟要怎样，才能看到秤砣？”

“你生在六月，命里火大，方向在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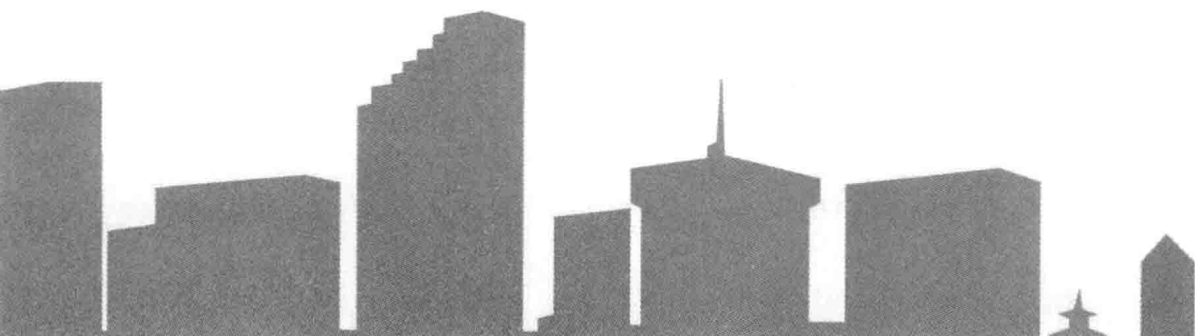
.....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0
第三章	017
第四章	028
第五章	039
第六章	047
第七章	054
第八章	059
第九章	066
第十章	072
第十一章	079
第十二章	086
第十三章	093
第十四章	107
第十五章	116
第十六章	123
第十七章	135
第十八章	148

第十九章	155
第二十章	166
第二十一章	177
第二十二章	185
第二十三章	191
第二十四章	202
第二十五章	211
第二十六章	221
第二十七章	228
第二十八章	235
第二十九章	241
第三十章	251
尾 声	260



第一章

利是什么？弊是什么？

边西找到绳索，把上午撞见的事分类捆绑在两个提问框内。

整件事的变化过程中，我应保持怎样的原则？下一步该怎么办？出现意外将如何应对？

想了几个回合，太阳穴突突发胀，边西烦躁地搁下圆珠笔，推开表格，起身踱了几步，又觉得有股念头把他不由自主扯回。

斜靠沙发上，边西打开笔记本电脑，边听音乐边浏览网页。

凤凰网正在作访谈直播。

这也是边西最后一次见到陈章总裁。

边西点击鼠标放大屏幕，往前微微倾斜身子。

橘黄色的背板前，陈章、蒋大宫和俞教授三人正侃侃而谈，海聊地产企业社会责任、地产走势等话题。

蒋大宫在国内地产界很有名。俞教授原来在大学教过书，下海后依然不改口若悬河的习惯，且喜欢人们喊他“教授”。

陈章是万方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虽说个人名气不如蒋、俞二人，但万方集团的年度业绩遥遥领先，所以公众瞩目度也很高。

边西认真听了会儿，看上去他们三人已经聊了些许时间。

陈章现身网媒，且和蒋大宫、俞教授同台交流，比较少见。边西盘腿坐定。

蒋大宫一如平常火爆，他说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商人，自己只为富人盖房，这是商人的本质。为穷人盖房，那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很多人把这个基本概念混淆了。

俞教授挂着一副职业笑容，看上去精明过人，台风也张扬，他认为目前国内城市化进程才达到四分之一，地产商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帮助国家加快这一进程。

陈章人到中年，体态微微发福，显得稳重大方，他的观点是开发商除了赚钱，还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馈社会。

蒋大宫接过话头说，镁光灯前的钱他一分也不捐。

主持人见机插了句，请问蒋总，镁光灯后的钱您捐了多少？

俞教授表情夸张地说，这个话题他就代蒋总回答了，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捐多少钱，如果是资金的问题，国家财政的腰包是鼓的，我们的GDP是名列世界前茅的。现在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启蒙，让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国人，在经济的海洋里学会游泳，起码说这也是地产界的社会责任之一。

俞教授耸耸肩补充了句，镁光灯前授人以鱼，不如镁光灯后授人以渔。

蒋大宫显然对此不满意，他接过话筒说，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努力耕耘就好。至于慈善，那是扎根于大众的事，也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公益。如果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借此以利换义，那将与慈善的宗旨背道而驰。

陈章温和地说，如果遇到一个溺水的人，你伸出一根木棍搭救他，有人在旁边冲溺水者喊，你要三思，这个人救你的动机是什么。猜猜这溺水者会怎么想？

俞教授不阴不阳地说，如果他是干柴，遇到一个千针百孔的罍粟女，再惹火他肯定也不会被点着。

俞教授说完，接着咧嘴干笑了几声，看看台下，没人跟着笑，便颇为尴尬地调整了下坐姿。

蒋大宫耷拉着眼皮，眉头深锁，看上去像一根沙漠中的仙人掌。主持人见势不妙，宣布这一轮话题结束，转入地产现象评论环节。

投影背板上现出年度地产排行榜前十名榜单，其中万方集团名列第二名，俞

教授和蒋大宫企业分别名列第八、第九名。

主持人指着榜单，微笑地问陈章，万方集团这几年的业绩一直跟在万客后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两家企业经营模式各有什么特色？

投影背板上出现万方集团简介。

万方集团公司是上官云欣董事长领导下的国内知名地产企业，公司成立近十三年，业务集中于房地产开发和长期物业持有。公司开发的大型社区“万方府”，遍及北京、大连、长安、武汉、青岛、南昌和沈阳等地，属下拥有33家“万方购物广场”，45家大型量贩KTV，66家“万方影城”。几年来，开发的各类建筑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米，整体实力一直稳居全国地产业前三甲之列。

陈章目光一闪，说，万客地产这几年业务发展迅速，这与其长久专注做地产以及企业治理模式大有关系。至于两家企业的业务模式之别，可以这么比方，万客做的是精品店，所以适合遍地开花；万方做的是批发商，采用的是规模经营，省下的成本返利于民。大家都知道，同样的东西，精品店贵还是批发店贵？

陈章双手一摊，脸带棉花般微笑。

主持人请蒋大宫和俞教授也聊聊。俞教授说，你问的是我们与和美地产的区别吧？

边西两条视线顿时交叉。

和美地产原来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虽然不时掀起小风小浪，但终不成气候。近期经过资本重组后，和美地产以“黑马”姿态杀入业界，短短时间内到处圈地，急剧扩张，迅速跻身国内地产十强行列，并公开宣称几年后要做地产第一。万方地产其实与万客地产以及蒋大宫、俞教授属下企业经营模式相差甚大，构不成竞争关系，唯和美地产的商品房开发模式、经营策略与万方集团咬得较紧。万方地产素来以2500亩以上大盘开发为主，社区内配套齐全，快速开发，产品性价比高，注重资金滚动，成本管理周密，销售组合中能合理管理客户期望值；和美地产以千亩以内面积开发为主，开发速度更快，价格上低开高走，销售广告上注重创意，规划设计中善于借助周边环境与社区配套，在诸多城市与万方地产构成了直接掐架关系，有的地方甚至形成直接威胁。

蒋大宫冷冷地说，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俞教授说，和美地产的超常规扩张模式，必须建立在大环境恒定上升与资金链不断裂的基础上，才有笑到最后的可能。否则，很难说这四匹马能跑多远。

陈章表示，对和美地产不是很了解，所以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感到一个急剧扩张中的企业，如何建立一支相匹配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值得同行深思。

边西知道陈章不愿对和美地产多做表态，所以话说得委婉。但他深知，座中人对和美现象的研究，可能谁也比不过陈章，因为万方地产最近研究和美地产课题的牵头人就是陈章。

蒋大官又丢了句，张得容易，怎么收，要考虑，进山要看出山路。

话题僵住了，主持人顺势转入下一轮抢答环节。

俞教授在这一环节充分展示了娱乐天赋，手势夸张且妙语横生，他在不同的话题中，从不同角度轮番论证不赚钱的商人是不道德的，只有真正尊重市场规律的商人，才是真诚的商人。

现场几个大学生对俞教授报以热烈掌声。

边西嘀咕了几句，转身打开电视，尽些些无聊歌舞加侃大山，他把电视遥控顺着按了一圈，又反过来逆着按几下，感到很无趣，起身到橱柜边倒了一大杯红酒，怔怔发呆片刻，仰头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边西回到沙发，翻了几页杂志，又捡起遥控，一台一台地往下翻。

尽是莺歌燕舞风花雪月的节目。

再到电脑边一看，三人进入与观众互动阶段。

观众问，你们盖的房子价钱贵得离谱，工薪阶层的人靠打工一辈子都买不到房子，怎么办？

蒋大官简洁地回答，在城市买不起房就去农村买。

话题转给陈章，他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开发商，除了盖高价房，也要盖限价房和廉租房，这样才能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

边西喃喃说，这些话，在没有制度和舆论支持的氛围下，有几个人信呢。

眼前场景的快速切换让边西目瞪口呆。

蒋大官正起身展示一堆走势图，以此论证国内地产上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陈章抱着双手认真倾听，俞教授满脸堆笑地打量着主持人。观众席中一个年轻人

突然站起，手里操着一只鞋子，大步向前，把鞋子狠狠扔向蒋大宫，吼道：“你去死吧！”

边西关掉电脑，脱了衣裤，快步走进卫生间，把水龙头调到最大，仰脸让温水直接冲下，身边顿时雾气腾腾。

上午的一幕击鼓传花般定格在脑海：

刚处理完手头文件，边西看了看电脑显示器右下角，十二点整。都下班半小时了，他自嘲地说，看看，又没多少事，这时间溜得跟贼似的。

边西一边往办公室外面走，一边想着得找找人事行政总监李尚。

走廊安静，光影折叠，远处车流无声无息来回。

前台小姐呼地站起，双手把电话往前推了推，又悄悄往回挪了挪。边西瞥了一眼，见她腮帮鼓鼓，脸红红的。

这小妮子，又在偷吃东西。边西暗暗一笑，若无其事地朝她点点头，快步向前走去。

过两间办公室，再转一个弯，就是李尚办公室。边西犹疑了下，转念又想，刚才挂电话，他办公室没人接听，问过前台，说李总刚回来。应该没那么快休息吧？况且这个计划下午得报给总裁，需要他的会签。

应该没关系的，边西暗自说。他轻轻敲了下门，随即拧开把手。

浅蓝色的窗帘，室内光线有些暗淡。

仿佛有细微声音响了下，很快又没动静了。

边西朝办公桌处看了一眼，没瞧着人影，眼光一扫，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

一幅“绝圣弃智”的大字书法下，李尚和财务经理林苑拥抱在黑沙发上。李尚衣冠不整，条纹领带松松地斜耷在脖子一边。林苑裙子上翻，黑色的高跟鞋和内衣丢在地上。

林苑骤然一惊，不小心“哐啷”一声将沙发边茶几上的茶杯打翻在地。

三人面面相觑。

边西头脑阵阵发麻，心一抽一抽的，感觉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想组织几句得体的言辞，嘴巴却忙不迭说出几句老土的话：“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反身迅速带上门，长吁了口气，一个念头却盘旋，糟了，犯忌了，该怎么办才好呢？处理不好会有麻烦的。

边西后背一阵发凉，转而又宽慰自己，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前台小姐听到茶杯打翻声，正往这边走。边西挥挥手，示意她回去。

边西快步走回自己办公室。

东风北路车水马龙，商业繁华，此起彼伏的高楼大厦留着一样的平头，连步伐也大同小异，唯一区别的是花花绿绿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广告牌。

万方集团办公楼位于东风北路南侧，楼高七层，底下四层出租，上面三层为万方集团总部办公地点。总部员工大多数是外地人，也有少部分北京人，中午时候很多人都去附近的万方府物业公司食堂用餐，也有些人不愿走远，就在周边小店简单解决。

边西看上去外表斯斯文文，身上总是干干净净，手脚皮肤却莫名粗糙，不过十指敲打键盘时，往往给人春笋冒尖般的热情洋溢。挤在人群中打过卡，边西在楼下茶餐厅找了个座位，点了杯绿茶和一份简餐。

心不在焉吃过饭，边西缩在座位上消磨时间。

茶新泡，在沸水中翻沉。

边西盯着茶杯愣了很久。

如果去之前再给李尚挂个电话就啥事都没，或者敲门时稍等片刻，也不会捅出这莫名其妙的娄子。现在可好，无端招惹了公司两个实力派人物。特别是李尚，虽然只高自己一级，但他真正握有行政大权，比起自己这个清水衙门，不知强了多少倍。

想着想着，边西火气又聚拢，这对奸夫淫妇勾勾搭搭的，但什么地方不好，偏偏在办公室里，光天化日之下还不锁门，关人家啥事啊。

脑壳似木鱼，有棒槌在敲。

边西盘腿，深呼吸，眼观鼻，鼻观心，双手交叉。

这件事李尚可能的反应？

找个人背后搞鬼一下以示警告？找茬在老板那里告黑状？还是找车子撞人什么的？穿小鞋穿老鞋穿破鞋穿童鞋穿大头皮鞋？……

哎呀呀，思路走神了，停住停住，还是想目前应该想的事吧。

如果说灭口有顾忌的话，前两种可能至少有的。万一出现这两种问题，该怎么应付呢？怎么避免或提前预防？

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做？是装着若无其事，还是主动找李尚解释，还是等他来找自己再解释？以后怎么相处？有没有后遗症？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对策？

会不会自己反应过度？或者人家也不以为意呢？不行不行，不能把自己的处境寄托在对别人无根据的推测上，这是职场，大家利聚而来利散而去的地方，损人之利必然有害，不能想当然。

可能性？越想就越有可能！

边西头顶的血管突突直跳，他深深呼吸，两手按住太阳穴。

茶水已冷，泡开的茶叶缓缓沉入杯底。

边西从罗州到北京万方地产集团快两年了。

进入万方之前，边西和其他人一样，以为万方集团只是个单纯的地产企业，其实地产开发只是表面的主营业务，背后还有很重要的一块是物业长期持有模式与强强联合模式：万方集团利用自己的房地产强项，开发建设大量的商场、商业写字楼、酒店，租赁给专业品牌公司打理，然后待地块商圈成熟后，在合适时机重新评估物业价值并借此融资，或出售以回笼资金。企业以此组合布局，得到了迅速且稳健的发展。

边西加盟公司后，凭着职业判断力，发挥自身长处，迅速熟悉公司核心业务，一步步从副经理做到企划部常务副总经理。

上班时间一到，在会议室午睡的、外出溜达的同事都回来各就各位。边西摊开长安万方府广告策划案，认真看了起来。

方案是部门副经理刘必胆起草，溜了一遍，边西叹了口气，心想把一个广告文案写成抒情散文，也只有像他这种中文系毕业的文青才能整得出。

边西按了一下电话铃。不一会儿，刘必胆略带慌张地小跑进来。

刘必胆眉骨微凸，下颌饱满，鼻梁粗硕，细看时鼻孔里总有几根绒毛探头探脑，平时举止沉稳，衣着考究。他进来后见边西半天没吭声，陪着笑脸问：“边

总，是文案不理想吧？”边西用尽量温和的口气说：“讲了多少遍，策划案是用来真刀实枪讨论问题的，不是拿出去忽悠别人的。我要的是条理清晰、实实在在的东西。”

刘必胆委屈地说：“边总，我就是大概按您的要求写的啊。”

“‘就是’还是‘大概’？”边西见他这么解释，提高了分贝，“那我我要的项目效果预测写了吗？”

“边总，本来想和您沟通时再征求您的意见，因为我实在没搞明白。”

“不懂就要在接受任务时立即问我，或者做一半时问我，最起码你交任务时要附带说明，不能等我问你了才回答！”边西顿了顿，“你说你不懂，而我没及时帮你，那是我的责任。现在这样子，是你的失职！”

刘必胆低头不敢看，嘴角动了几下却没说话。

边西喝了口茶，刻意放慢语速说：“在企业里做文化，我们写的东西是用来实践的，一定要有程序清晰的可操作条例和量化标准，而且还得紧贴上头要求和资金预算。当然，创意很关键，没创意的东西等同于把钱打水漂也不响。但是，很重要的是要有效果预测，好比别人叫你掏钱干一件事，如果你不懂得这钱投出去是亏是赚，你会轻易掏腰包吗？不会，对吧？”

刘必胆默默听着，不时掏笔记些要点。

“具体的还是按策划流程走吧，或者你按范例的模式写。”边西补充了一句，“中途有问题我们随时沟通。”他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儿盛气凌人。

刘必胆生硬地点了点头就出去了。

边西踱到窗边，漠然望着窗外的草地。

白云，树影，行人，眼中只有这些对象的形、色、线，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久久。

一只鸽子停在窗边，好奇地盯着边西。

边西咧嘴笑了，才发觉阳光已不像午后那么刺眼了，光线开始逐渐微弱，橘黄，绿荫里的长短树影显得安详。呃，快下班了。边西掏出手机，翻出夏娜娜的号码，编了则信息：“娜娜，在上课吧？今晚有空一起吃饭吗？”

手机那头马上回复：“好的，老地方见。”

边西仿佛看到了夏娜娜的澄澈眼神。